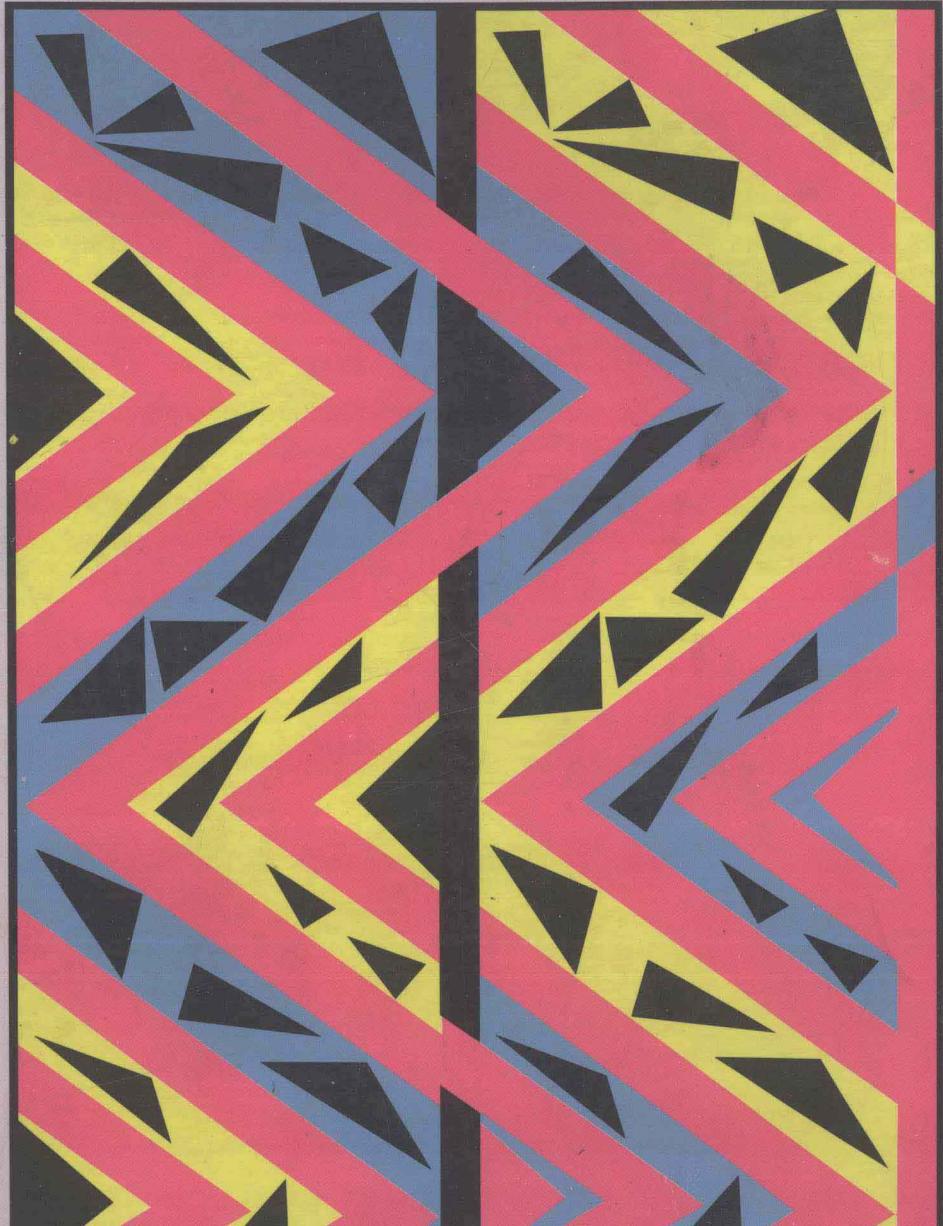


現代名著譯叢(32)

知識分子的鴉片

Raymond Aron 著 蔡英文 譯



現代名著譯叢³²

知識分子的鴉片

蔡英文 譯

知識分子的鴉片

79.03.1025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二三〇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譯 者 蔡 英 文
發 行 人 王 必 成

出 版 者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臺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561 號
電 話 : 6425518 • 3620137
郵 政 劃 櫃 帳 戶 第 0100559-3 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318-5

• 11008-32 •

宗教是困處不幸中的生靈所發出的嘆息，
是一個喪心無情的世界的情感，是没有靈
魂的世界的靈魂，是人民的鴉片。

——馬克思

如果取宗教這個名詞的最低級的意思來
說，馬克思主義無疑是一種宗教。就如宗
教生活的任何低等形式，馬克思主義從馬
克思本人借取機巧的詞彙，不斷成為人民
的鴉片。

——西蒙·魏爾 (SIMONE WEIL)

作者序

1955年初，爲了介紹這本著作給法國讀者，我寫了一篇序言，開場白是這樣的：「過去幾年，我寫了幾篇文章，這些文章針對共產主義的成分少，而針對共產主義的同路人者多。所謂共產主義同路人並不屬於共產黨，而是蘇聯政權的同情分子。我收集了這些文章，也寫了一篇引言，集子名爲〔論辯〕(*Polemique*)，而那篇引言發展成這本書。」

「知識分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但是最惡劣的罪行，只要假所謂適當義理之名而行，他們卻不多思索，予以寬諒。我解釋他們這種態度，不久就遇到『左派』、『革命』、『無產階級』之類神聖字眼。由於分析了這些神話，我反省『歷史崇拜』(the cult of history)的現象，並且考察了社會學家該注意而至今尚未注意的社會範疇——知識分子。」

「因此，這本著作一方面是分析現行所謂的『左翼政黨的意識型態』，一方面說明法國當今知識分子與世界各地知識分子的處境。此書試圖解答我與其他人必定都曾經自問的問題：在一個經濟演化過程不合乎馬克思主義預言的國家

裏，為什麼馬克思主義會再度掀起風潮？在勞工階級數量稀少的地方，為什麼無產階級的意識型態與共產黨反而會更成功？什麼樣的環境會影響不同國家的知識分子的言論、思想與行動？」

兩年後，我為英美兩國的讀者，重新寫了一篇序言：「英國一位極嚴肅的國會議員艾倫·赫伯特（Alan Herbert）曾說：知識分子之間關於知識分子命運的爭論，在法國人生活裏扮演的角色和飲食男女一事一樣重大。這本著作萌芽於我和朋友、批評者之間一連串的討論。因此，是在繼承一個法國傳統：它表達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解放的十年裏撕扯著民族良心的那些激情和衝突。」

「在時空上，把這本書的論述歸諸於『法國大辯論』，以及把它們跟其他各國的論爭，與過去兩年來牽涉其中的事件綰連起來，而詳細分析其間的關係，不無價值。」

「法國流行兩種學說，一是『存在主義』，一是『馬克思主義』。左派知識分子有所保留而忸怩支持莫斯科，只差不曾變成共產黨員而已；他們也引用黑格爾、胡塞爾，或祁克果的概念，來辯白自己何以接受共產黨。為了有效地答覆他們，在本文中，我運用他們慣常使用的語言。儘管他們會擯斥邏輯實證論的論證，但他們無法等閒看待由他們自己使用的教條裏引出來的批評。」

「同時，我可能過分強調這場論戰的傳統性格。我也恐怕英美兩國讀者會接受鮑爾（John Bowle）的意見，他曾經說：『在敏銳且光芒萬丈的法國文化裏，最令人喪氣的

是：那些本質上愚蠢的見解竟然可以獲得這麼大的威望。」

「這種反應可能明智，但失之急促。蘇聯衛星國裏，千千萬萬的人民接受馬列主義教育。而在自由世界裏，英語國家以外，成千上萬知識分子片面接受辯證唯物論和共產黨教條。誠然，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這種教育的最後結果與其說是信仰，不如說是懷疑。我也同意：自由歐洲的作家與學問之士對共產黨教條時或信奉，時或背棄，也許是他們在階級或辯證概念上思考的結果，但是更大的原因還在於他們良心不安。儘管如此，事實終歸事實，也就是說：對有思想的人而言，把情感導入『理性』或『擬理性』的形式，是一件頂重要的事。因此，以一句輕蔑的『真是胡鬧』來回答意識型態，並非明智，也無法令人心服。」

「同時，邏輯實證論的思考途徑是區域性的，或許比法國和聖母院大教堂區的知識分子的思維，更窄隘。」

「無論你喜歡、不喜歡，無論你歡迎或扼腕，巴黎的知識分子在世界上依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散布與法國在地圖上的尺寸不成比例的廣泛影響力。法國現今雖處於弱國地位，但法國的聲音可以激起巨大的回響，而其所以如此，原因在於法國文化與歷史的特殊性格。」

「英國創造了議會政制，這種制度獨特唯一，任何國家若想模仿，只是徒勞。法國把這種制度轉換成睿知、永恆但模稜不明的觀念。英國和平漸進地創造一個福利國家。法國也創造多方面可以跟英國相比擬的社會立法制。但是，法國更進一步鼓盪『無階級社會』、『把人當人看待』，以及

『真實的互爲主體性』(the authentic intersubjectivity)這三種概念。然而，較之於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概念，它們並不扣人心弦，也不清楚明白，但仍然顯示了法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同人類的夢想與情感結合，而作好作歹；把社會的平凡成就轉變成普羅米修士的工程、光輝絢爛的挫敗，以及悲劇史詩。」

「法國知識分子逡巡不決於兩端之間：企望四海皆準的普遍性，又要重視各國的獨特性；眷戀民主觀念，又崇尚貴族價值；愛好自由，又反抗美國的勢力和科技文明；富於道德感，又盛行犬儒作風。法國知識階層不只代表其自身而已。低度開發國家的大學畢業生、日本作家和西方的知識分子，多多少少都自覺心裏有這些紛歧的張力，但法國知識分子感受最痛切，而且以比較精微的概念措辭來表現它們。任何一位讀者如自鳴崇高地擯斥法國知識分子的這些思辨，就是未能在這具放大鏡裏看到自己。」

「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形式或許相當重要。不過，這本書處理的與其說是歷史唯物論，不如說是歷史的樂觀主義和理性主義。有許多國家的人或許不會意識到『革命』與『訴求暴力的救贖途徑』的神話，或者『天選階級』的神話。然而，我想現在沒有一個國家不會意識到『左派』與『歷史崇拜』的神話。在印度，我曾就左右兩派對立的謬誤作過演說，我的聽衆大部分是印度的知識分子，他們跟英國或美國的批評家一樣，聽了我的話，感到非常不自在，甚至憤怒。就此，我提出說明：我並不否認一場會議裏桌子兩邊

的人有其一定程度的對立，我只是認為，你不可以因為他們有某些觀念和見解，就把他們一分為二，說一個陣營是善的化身、屬於未來，代表理性，而另一個陣營是惡的化身，屬於過去，代表迷信。在此情況下，任何人如果主張兩個陣營同等有效，性質相同，即立遭攻擊。美國的自由主義者與英法兩國的左派人士都抱持相同的幻想，認為歷史有一個不變的取向，而且會演進到一個與理想融會無間的境界。理性主義者在職業本色上傾向於樂觀主義，而馬克思主義只是這樂觀主義的一個翻版——一個既崇尚劇變，同時又以決定論為主調的翻版而已；工業文明的希望與當前工業文明造成的災難之間的對照，更有利於它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代表了把歷史偶像化的最極端形式，宣揚暴力與狂熱。但是，歷史，若作最正確的闡釋，卻是教導人寬容與智慧。我不相信法國以外的國家不需要這些教導。」

這本書在「共產黨第二十屆大會」召開前夕出版，也可以說是在波蘭與匈牙利暴動、在現任共產黨總書記批判史達林之前夕出版的。今天，史達林已經不再躺在紅場神殿裏。生前，他被奉為神祇；死後，他被剝奪了生前所有用非法手段得來的權勢，同時，也被趕出這個革命英雄羣聚的「天堂」，既然如此，我們現在還需要擯斥知識分子的鴉片嗎？

這並非作者在此所能回答的問題。我只能分析和提出問題，而且說明其意義。另外，這些分析與問題有部分是往日環境所激勵出來的。

自 1953 年以來，法國、甚至整個世界的意識型態的處

境，有何重大的改變？對於這問題，共產黨員可能會回答：我們已經捨棄「個人崇拜」。非共產黨員可能會用不同的措辭表達同樣的意義，他會說，赫魯雪夫本人證實了西方對史達林體制的指控有道理。在1952年說出赫魯雪夫在1961年所說的話的人，會被稱為反常的、心懷惡意的。但現在衆人皆知：史達林透過恐怖統治與強迫自白的手段，處決了數千萬無辜的共產黨員。這已經是確鑿的歷史事實。進一步來看，赫魯雪夫自稱，在「個人崇拜」的時期，他的行為出自於被動，而且日常保持沉默。由赫魯雪夫這種自圓其說的說詞中，我們可以看到孟德斯鳩也不得不承認的行為動機：恐懼。這位已死的暴君周遭的親密同志，彷彿證明孟德斯鳩在〔法意〕中講述的專制理論，都一致承認：他們因恐懼而癱瘓；每個人由於懷疑而彼此相互孤立，都無法突破自身所陷的謊言之網。

史達林主義興起，使一個世俗宗教消失了。這種現象，我並不感驚異。1954年，我已經預料到了，不過，有此預料，並不全是我的功勞。神聖的使命從階級身上轉到政黨，從政黨轉到「中央委員會」，再從「中央委員會」轉到「總書記」，最後，整個目標即是使一個人全然變形。從臨床醫學的觀點來看，此人幾乎瀕臨瘋狂的邊緣，這一點，使整件事情有一抹死亡之舞般的反諷意味，原來，那個史觀是以非個人的力量為主導，以無產階級為人類救主，如今變成高舉一位英雄，說他是無產階級的化身。然而，總書記如果是一個正常人，或甚至是一位心懷善意的人，則長遠地看，情況

也一樣。列寧的馬克思主義要由黨來負起馬克思原來說屬於無產階級的使命。黨一旦負起這使命，勢必徘徊於「個人化」和「非個人化」之間：最高領袖若非由說服或恐怖手段而以自己取代「集體的彌塞亞」，並且接受原來應該由後者來領導的尊榮；就是在新登大位後，指控前任的過失，而掩藏自己的權力，把自己隱沒在「政治局」、「中央委員會」與整個政黨的背景裏，蘇聯政體現階段正處於後面一種作法。

如果我是與史達林主義者，而且只與史達林主義者爭論，情況就很清楚：對於赫魯雪夫所謂的「個人崇拜」，他比我，是一位更強有力、更具說服力的控訴者。不過，實際上，我所要了解的並不是純粹的史達林主義者或那些忠實信徒的心態；這些人把信心與生命付予一個理想名義，甘心漠視他們的主人向他們隱瞞的一切事情，而滿足於主人事後向他們提出的解釋。奉獻式的革命派的信仰是永遠不變的，不需要我們給予任何解釋。

由是言之，我想了解的，是進步人士那種點到爲止，但自稱是經過推理的半投入——他們對史達林主義的種種恐怖並非完全無知，也不再不願意承認，但是，追根究底，他們仍然敵視西方，不顧一切同情共產黨的作爲。沙特曾譴責蘇聯干涉匈牙利革命，但在尋思救贖之道時，還是認爲，除了社會主義，別無他途：他硬說這隻渾身血污的怪物還是道地的社會主義。

這是我從前致力思索，而今天在意識型態的變幻與世界政治的動盪裏也一直出現的問題：他們爲什麼老是如此不講

公道正義？他們為什麼幾乎先天偏愛一方？法國為什麼人人唯恐不站在左邊？美國為什麼人人唯恐不是自由派？它們雖然由法國的特殊形勢脈絡所形成，但任何人只要不拘泥於字眼，都會看出它們對所有國家都深具意義。

然而，任何人都可能詢問：史達林之死，不是把史達林主義和意識型態都帶走了麼？現階段最明顯的時代特色不再是信仰的狂熱，而毋寧是懷疑主義。就某一個意義而言，使得政治陣營、精神家族各成陣營的觀念與信仰系統已經逐漸解體。富裕的社會封住了憤怒不平之火。從許多方面來看，西方社會雖有許多不合正義公理、不完美之處，然而，過去這一半世紀以來，它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因此，比起暴力的手段與不可預料的混亂，改革更能夠有光明的遠景。羣衆的生活條件已大有改進，生活水準的提高有賴於生產力——也就是說，有賴於勞力、科技與投資的理性組織。最後，我要說明的是：當前西方的經濟體系已經不再以任何純粹學理為準，它既不是自由經濟，也不是計畫經濟，既非個體經濟，也非集體經濟。如果我們說：所謂的「意識型態」是意指一種綜合式的歷史解釋，以及意指能指出可預測之未來或希望的行動計畫，那麼，意識型態可以抵擋得住上述的這些改變嗎？

我談到了意識型態時代的結束——席爾茲(E. Shilz)、貝爾(Daniel Bell)、李普塞(S. M. Lipset)以及其他美國社會學家關心的一項主題。然而，假若我反省與批判「意識型態的狂熱」，那麼，我也更關心有時候繼狂熱而來的冷

漠。夢想著「根本革命」的人覺得，希望落空，便無所適從；他們一旦發現任何體制都沒有因為一個燦爛未來的希望而有所改變，就對所有體制不作區分。因此，懷疑主義在深信根本革命者的退卻裏，可能是一個少不了的階段；但，懷疑主義不是治療法。既懷信心，又不抱幻想，才算是大病痊癒。

「任何人唯有不再期待革命、經濟計畫與改革能造成奇蹟式的改變時，他才不至於委身於任何不公正、或任何學理皆無法自圓其說的事物上，他不會把靈魂、熱情、心智投注於抽象的人之觀念，或專斷、暴虐的政黨與矇昧虛幻的學院繁瑣之論，正因為他熱愛其同胞，參與於生機盎然的生活共同體，而且尊重眞理。」

我希望讀者不會心生誤解，十年前，我認為自己必須挺身批判「意識型態的狂熱」。我們現在憂懼的事，或許在未來的時刻無關緊要。但是，由仇恨激發的狂熱心態，我認為永遠令人恐懼。同時，最令人感到恐怖的是：志得意滿的人類。

目 次

作者序.....	iii
第一部 政治神話	
第一章 左派的神話.....	3
一、懷舊的神話.....	4
二、價值的分離.....	11
三、政治體制的矛盾辯證.....	19
四、觀念與實相.....	27
第二章 革命的神話.....	41
一、革命的義蘊.....	42
二、革命的聲威.....	50
三、反叛與革命.....	61
四、法國的革命？.....	70
第三章 無產階級的神話.....	81
一、無產階級的義蘊.....	82
二、真實的與理想的解放.....	89
三、動人的理想解放.....	97

四、平淡的真實解放.....	106
論政治的樂觀主義.....	116

第二部 歷史的偶像崇拜

第四章 聖職人員與信徒.....	127
一、永無錯誤的黨.....	129
二、革命的理想主義.....	138
三、審判與自白.....	146
四、革命的「正義公理」.....	155
第五章 歷史的意義.....	165
一、歷史的多元性.....	166
二、歷史的單元.....	175
三、歷史的目的.....	185
四、歷史與狂熱心態.....	192
第六章 必然性的幻覺.....	201
一、機會決定論.....	202
二、理論的預測.....	210
三、歷史的預測.....	222
四、論矛盾辯證.....	229
歷史的控制.....	241

第三部 知識分子的疏離

第七章 知識分子及其國家.....	257
一、論知識分子.....	259

二、政治與知識分子.....	269
三、知識分子的天堂.....	277
四、知識分子的地獄.....	288
第八章 知識分子及其意識型態.....	297
一、基本事實.....	298
二、國家之爭論.....	302
三、日本的知識分子與法國的範例.....	312
四、印度與英國的影響力.....	320
第九章 追尋一種宗教的知識分子.....	333
一、經濟意見或世俗宗教.....	334
二、鬥士與同情者.....	339
三、從市民宗教到史達林主義.....	348
四、世俗的教權主義.....	357
知識分子的命運.....	371
結論：意識型態的時代結束了嗎？.....	383

第一部分

政治神話